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十回 孫愛姐夜裡成殮

詩曰：賣女葬婆意志堅，孝心早已達上天；偶因乘涼遇孀母，贈銀回家萬事全。閑言勾開，書歸前情。卻說月姐上在梯子上，把錢串攔住，搖了兩搖，說：「姑娘說，把那小閨女看了半天嫌小。錢婆怕你心中不受用，叫我給你二百錢咧。」錢婆說：「看看何妨，怎麼又叫姑娘費錢呀。」夢月說：「你把布衫大巾爭包，我與你一五一十查清，好交於你。」錢婆說：「查不查罷呀。」月姐說：「若不查，恐俺姑娘疑我大拐。」一行說著，月姐早使個眼色與愛姐，愛姐乃參透其意，扭項回頭，依著來路跑將起來。唱：

李夢月二百大錢拿在手，慌的個錢婆爭包不消停。且不言一五一十包中料，小愛姐看出眼色走如風。一心裡恐怕錢婆將他趕，恨不能三步兩步到家中。急忙忙順著小路回裡跑，轉過彎一直大街往東行。霎時間出城來在東關內，猛抬頭看見自己大門庭。他這裡急急回頭往後望，又只見錢婆緊趕不放鬆。喘吁吁飛風跑在大門外，小愛姐身已來至大堂中。龍氏女一見愛姐回家轉，不由的心上著忙吃一驚。他方才開言要把愛姐問，但只見錢婆有語把話明。

話說錢婆將愛姐趕至草堂，同著龍氏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叫我趕你跑了一身汗！我與人家一句話沒說完，你就無了影，倘若跑不見了，我怎麼見大孀子哩。」龍氏說：「愛姐自己跑回來，想必是沒人買他。」錢婆說：「連人問都沒有。」言罷錢婆出門而去。

龍氏說：「兒呀！既沒賣了你，這買棺材的銀子，可是無一點指項了。」愛姐說：「娘呀，不要愁了，咱有銀子了！」龍氏說：「銀子在於何處呢？」愛姐說：「你把衣脫下來。」那愛姐的衣服，龍氏遂把他脫去，見一條藍汗巾攀甲勒著，解下來抖開一看，這原來白銀一封，龍氏說：「這銀子是從何處來的？」

愛姐遂把樹下乘涼李夢月扒牆望看，接他逾牆驗看，不期與孀母花亭相會，贈銀還家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龍氏說：「兒呀！你盡是胡說，你二孀就是趙戶部之女，你二叔被他父親害到死地，咱與他有血海冤仇，他見了你，不推為卻就罷了，焉有贈銀之理？」愛姐說：「俺孀母乃是三從四德之人，與他父不相同，他不但贈銀買棺，叫娘們不散，還有給俺二叔寫的書子，他還說叫你替他靈前行孝咧。」龍氏說：「他既有這番孝心，咱就好了。」唱：

龍氏女聽罷愛姐前後話，暗把那賢德弟妹叫幾聲；只說你生父趙明心毒害，不料想與你父親大不同。若不是路過花園將你遇，甚麼人贈銀買棺葬母靈。既保我婆母不能暴死屍，還保那我母女度那春冬。論起來盡孝本是我的事，你還叫早晚替你把孝行。況且是修書問候你夫主，更算的賢孝雙全有大名。倘若是你哥得中回家轉，必要是報答賢妹大恩情。正是這龍氏暗誇趙小姐，旁邊裡愛姐又把母親稱。

話說愛姐，見他母親遲疑不定，近前說道：「咱如今既有銀子，拿了買棺材，將俺奶奶的屍首成殮要緊！」龍氏說道：「你去找錢婆叫來，就托他買罷！」愛姐說：「人家都說賣婆肯打拐，不如我自己去罷！」龍氏說：「你既能去買，免煩人了。」遂把銀子取出幾兩，將銀包好，遞與愛姐。

愛姐接在手中，離了草堂，來大街之上，不由的心中好痛傷人也。唱：

孫小姐出門來至大街前，自己要去給奶奶買口棺。大街上多少買賣人喧嚷，俱都是男人交通少女流。誰似我七歲幼女當男子，思想起怎不叫人心痛酸。我爹爹應試三年無音信，我叔叔現在衙門坐男監。兄弟們但能家中有一個，也不至俺娘賣我這一番，也不至孀母園中把銀贈，也不至我與奶奶去買棺。小愛姐一行走著一行慘，木料鋪不遠就在咫尺間。

話說愛姐一行走著，正然傷感家中無人，猛抬頭見一座朝南的木作鋪，從裡面走出一個掌櫃的來。此人原來姓李名喚小全。說道：「你這小閨女那裡玩不了，單在俺這鋪門口站著，好不利市。」愛姐說：「這掌櫃的太也利害，難道說你這開鋪子於街上，就該斷路行人不成？我看你這個人甚不公道，人家死人的家裡連一口棺材沒有，恁都是活不拉的，預備這些做甚哩。」李小全不悅：「你這個小閨女，好不會說話呀，像俺這棺材原是賣的。」愛姐說：「恁既是賣的，也該叫我看個不許。」小全說：「俺這一天還沒有發市哩，小閨女快些去罷。」愛姐說：「你別當我不是買棺材的。」小全說：「買棺材？你或是銀子是錢，拿來我看。」

愛姐就將銀取出，小全接來一看，果然是好白銀子。小全說：「你在那一塊住？」愛姐說：「我就在東關裡住，俺爹爹是孫繼成。」小全說：「你就是孫相公的閨女，名喚愛姐，怪不得人說你會說話，你家誰死了？」愛姐說：「是俺奶奶。」小全說：「既是你奶奶用的，你看中那一口，指那一口，說價罷。」愛姐指看西北角裡第二口說道：「俺就要這一口罷。」小全說：「那是口楊木的，給過五兩二錢銀子沒賣的，俺夥計們與你父親都交好的，讓你二錢，拿銀子我秤秤罷。」